

寿水新歌

赵 阳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五季)征文

夕阳下,瓦埠湖水泛起万点金光,如同撒了一把碎金箔,浮浮沉沉,明明灭灭。岸边的老柳,枝条垂得几乎要探入水中。柳叶初生,嫩得能掐出水来,如一团绿雾浮在湖面。树下泊着一叶扁舟,被水波荡得一起一伏。树下的芦苇,已抽出新芽,嫩绿的尖儿钻出枯黄的旧茎,参差不齐地排列着。偶有野鸭从芦苇丛中游出,悠悠地划开水面,身后拖出长长的波纹。极目处,瓦埠湖大桥蜿蜒向前,横跨东西。大桥下面,过往的船只鸣着汽笛,有序交汇,络绎不绝。引江济淮工程建成通航后,江水北去,淮水南来,在寿县这方古老的土地上,长江与淮河实现了“握手”。

寿县人自古与水结下不解之缘。古城墙下,“淝水之战”的刀光剑影早已被时光冲淡;瓦埠湖畔,“渔舟唱晚”的景致

却年复一年。引江济淮工程的通航通航,结束了安徽江淮之间水运需绕道京杭大运河的历史。现在,寿县围绕实施“南工北旅”战略,以淮河、江淮运河两条高等级航道为依托,借鉴京杭运河节点城市兴起发展的经验,着力打造区域性江淮联运货运中转枢纽,大力建设寿春江淮枢纽组港、新桥作业区,依托港口和作业区发展物流产业园。引江济淮工程直通长江、辐射皖北及河南等中西部省区,让寿县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河联运枢纽和货物运输集散地。

“一渠清泉干净水,一道靓丽风景线,一条生态经济带。”通江达海的水运条件,使游轮能够直达长三角地区沿线城市,为游客到寿县旅游增添了新的出行方式。寿县这座千年古城,不仅拥有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、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,境内还有瓦埠湖,它是淮河中游较大的湖泊。瓦埠湖沿岸四季分明的田园风光,仿佛都在一夜之间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江淮运河“百里画廊”依托输水线路精心打造运河风景廊道,引江入淮口寿春闸

位于八公山末梢、瓦埠湖与淮河交汇处,素有引江济淮“凤尾工程”之誉。长江水经过长途跋涉后,最终在此融入淮河怀抱。这里山水相依,绿树成荫,花草繁盛,鸟鸣其间,尽显自然之美。立于八公山上远眺,临河岸曲,山脉逶迤,翠色蓊郁,岚烟蒸腾,江水与河水交汇处,气势磅礴。极目处,正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完美融合的“三桥飞虹”景观。合淮阜高速高架凌空,气势恢宏,车辆川流不息;商合杭高铁宛如一道游龙横卧船官湖上,不时有高速列车呼啸而过;靖淮大桥耸立于天地之间,连接着此岸与彼岸。阳光照耀下,三座桥梁犹如三双有力的手臂挽在一起,熠熠生辉,与天上悠悠飘荡的白云,桥下潺潺流淌的河流,共同绘织出一幅壮美动人的画卷。

引江济淮项目的实施,为寿县水利和交通设施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。历史上,淮河、瓦埠湖水多、水少、水不均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寿县的发展,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。江淮运河的建成给兴水利、除水害带来

了极大的机遇。通过实施引江济淮工程,瓦埠湖行蓄洪区不安全人口得到合理搬迁安置,从此免除水患之苦。新建、改扩建的沿湖自来水厂取水口,为沿岸群众饮用水安全提供了保障。而改扩建的新桥、唐老圩、石埠等7座桥梁,不仅大大提高了沿河两岸通航能力,还满足了当地群众的出行需要。

引江济淮,这真是个好名字。它引的不只是江水,更是寿县古城的发展之机;它济的不只是淮河,更是瓦埠湖沿岸的民生之需。引江济淮、江淮运河这两个名字,不仅在寿县大地上刻画着新的水系,也在这里重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。

远处的八公山,水墨画般勾勒着淡淡的轮廓。绵绵百里的瓦埠湖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静静地看着湖畔的花开花落,天空的云卷云舒。湖面的船只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唯有湖水长存,承载着岁月的重量,刻录着寿县人的奉献与付出,续写着寿州古城治水史上新的辉煌。

湖水泛波,好像是在为诞生这个伟大工程的时代而歌唱。

□诗 歌

夏日荷塘

徐满元

没有谁能比荷塘
更懂得大丈夫能屈能伸

一旦夏日来临
莲藕悄然伸出
几枚圆叶的铜钱
算作“投钱问路”

当夏天站稳脚跟
荷叶便站在水面的肩膀上
一边登高望远
好开阔自己的视野
一边点亮荷花的灯盏
叫蜻蜓模拟飞蛾扑火取乐

很快,高出荷塘一大截的
荷叶荷花,齐心协力
将夏天托举过头顶
那荷叶上滚动的露珠
大概就是夏天
惊出的一身冷汗

夜空下的荷塘
仿佛夏天特制的
一架质量上佳的钢琴
被星光的手指
弹奏出缕缕荷香的天籁

□随 笔

杨树上的鸟巢

李振秀

久旱逢雨。听着窗外雨潺潺,仿佛自己正行走在一条河边。有位作家说:窗外雨声磅礴,惊觉身侧是一处瀑布。今日雨量不足以支撑瀑布的喧响,权当是一条溪流吧。时断时续,铮铮淅淅,不绝于耳。

雨声作伴,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。凝望窗外,映入眼帘的是汽车群,汽车群外,是一座人工小山,春华夏荣,绿色葳蕤,尽显恣意生机。一棵杨树,是速生杨,给它一年时间,它便能甩开众树,一骑绝尘。何况它的同伴是些风景树,樱花、垂丝海棠、碧桃、玉兰、女贞等。这棵速生杨,并非人工栽种。它由一枚杨絮而来。杨絮,是杨树的种子,飘飞起来着实让人讨厌,扑入鼻孔,令人不适,古城人叫它杨树毛子。棉袍衣裹着小种子,随风飘飞,遇土即活。

我对杨树一直怀有好感。从小,三觉老家就有一棵杨树,需三人合抱,长在菜园旁,撑起了我童年记忆里的天空。杨树长着心形的阔叶,一年四季都独具特色。你瞧,这高天落雨,打在它阔大的手掌上,是叮咚作响,还是哗啦一片,全看雨量大小,它会欢快地给出不同反应。

鸟懂得站得高看得远的妙趣,它们喜爱村庄里高高的杨树。筑巢的鸟深邃没有翅膀之人的心思,替村庄瞭望远方。每一棵高杨,都会被鸟们相中,它们啄爪并用,掰枝衔叶,一层层搭建巢穴。从春意融融,到青翠深浓,在垒建的家中,鸟枕着春色入眠,又悄然遁入蝉声之中。杨树下的父老乡亲,仿佛受此启发。春耕夏种,秋收冬藏,汗水如雨,一摔八瓣。他们在大地上辛勤劳作,建造房子,在鸟看来,不过是人窠罢了。只是款式不断变化,从草房、土墙瓦顶房、砖瓦房到楼房、居民小区。一代代鸟,站在高枝上观望,它们是活泼的见证者。

秋天的杨树宛如行吟诗人。风不

□散 文

夏日,对蝉的记忆

代宜喜

七月的风,裹挟着城市独有的燥热,如一层无形的纱幕,将人紧紧笼罩。空调外机在铝合金窗框下发出有节奏的嗡嗡,似一首单调的都市小曲。手机屏幕骤然亮起,女儿手持蝉蜕的生活照,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,瞬间打开了记忆那扇厚重的大门——那些深藏在江淮乡野深处的蝉鸣声,如汹涌的潮水般奔涌而来。

作为七十年代出生于江淮腹地乡村的孩童,我的夏天,是镌刻在沟渠水纹里的年轮,是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印记。在没有空调的岁月里,门前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沟渠,便是我们天然的“空调房”。一群“水孩子”在炽热的阳光下纵情跳跃,溅起的水珠闪烁着五彩的光芒,折射出整个童年的绚丽光谱。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在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中描绘的夏日冒险,与我们何其相似,那是一种对自由与欢乐的纯粹追求,无关物质,只关本心。做完寥寥无几的暑假作业,推推铁环,翻翻《三国演义》小人书连环画,便能构筑起整个暑假的精神王国,让我们在英雄豪杰的故事中纵横驰骋。然而,最珍贵的,永远是那些提着马灯在夜色中巡游的时光。

当暮色如墨般渐渐晕染开来,我们这群“小黑夜探险家”便提着煤油马灯出发了。有的小伙伴发明了“胶带围树”的战术,满心期待地守候着,后来又升级为“黎明突袭”的策略,在破晓前的黑暗中悄然行动,有时一大早趁着不太热,还用蜘蛛网粘知了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一只金黄油亮的炸知了,便是人间至真的美味。中国饮食文化学者赵昶曾指出:“匮乏时代的食物记忆总是格外深刻。”确实,那酥脆的声响,那独特的香味,至今仍在记忆深处久久回响,成为心中最温暖、最珍贵的味道。

后来,我在煤矿一线工作,矿灯刺眼的光束划破了夏夜的宁静。与恋人携手捕蝉的浪漫,虽也别有一番滋味,



浮桥诗意

左先法 摄

夏日酷热久长,常被人说成是苦夏,但是在漫漫长夏的煎熬与苦楚中,能听到蝉与蛙的鸣叫,不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么?

夏日昼偏长,小暑天愈热。晨光初破,薄雾在舜耕山山头尚未散尽,几声清亮的鸟鸣划过朝颜,城乡间还依稀残留着夜的清幽。蝉,这个夏之歌者,便开始在树梢枝头低低试探,用零星而细碎的鸣音,撩开盛夏的帷幕。

蝉隐身在绿阴深处吟哦,声音就像一场细碎的雨,滴落在浓墨泼洒的树荫里。老槐树的绿冠遮天蔽日,阳光躲躲闪闪,只在地面投下驳杂的光斑,仿佛是打翻的一地碎金。蝉鸣从这些光斑中渗过来,带着一种神秘穿透力,穿透热浪的层层包裹,直抵人心。声调时而急促,时而舒缓,像是在倾诉夏天的秘密,又像是在与夏日的热浪较量,看谁能更持久。这盛夏之景,可谓草木葱郁,绿意成海。杂草顺着山势恣意生长,灌木丛和拉拉藤蔓你缠我绕,织就了一张绿丝绒的巨网。树干上,绿苔藓依稀可见,在高温下顽强地生存,如同夏日里坚忍不拔的隐士。蝉鸣声声,像是在为绿野狂欢,为繁茂的生命喝彩。它们在枝叶间穿梭,时而高攀至树

□散 文

蝉

程晋仓

梢,时而低隐于叶下,每一次鸣叫都是在召唤着夏日的灵魂,让热浪也变得愈发有了生气。

置身田野,热浪虽扑面而来,却带着泥土的芬芳,让人不厌。远处的天空湛蓝,白云悠游,如慵懒的牧羊人,把绵软的羊群赶向天边。田头上,风一来,稻子就掀起层层绿浪,稻穗在风中轻摆,像是在向天空鞠躬。这时节,作为蝉的玩伴的蛙们会穿梭于这片绿浪里,偶尔在稻穗边歇脚,仿佛是稻田里的精灵,用歌声为这片土地注入无限生机。玉米地里,青翠的玉米秆挺拔而立,宽大的叶片像是绿色的剑,直指苍穹。蛙穿梭在玉米叶间,“呱呱——呱呱”的叫声,若古老的咒语,又似在庆祝玉米的茁壮成长。它们的鸣叫和着蝉的歌声与玉米的生命力相互呼应,共同绘出一幅盛夏的田园诗篇。

雨后的乡野,很有一番韵味。垅间小径上,泥土气息扑鼻而来,路边的青草

□随 笔

文章与生活

高 旭

“文法”“章法”或“技巧”,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将作者对“生活”的体验与感悟放到第一位来对待。“向书本学习”是重要而必要的,“从生活提炼”却是更高的写作要求。无论写什么样的“文章”,都不能“太偏,太离开了现实社会”。读书过少,社会阅历过浅,只能让作者陷于“文章终于只剩了一点架子,内容却越发空洞了”的窘境,或是“虚伪角色的泥潭”。写出“好文章”,绝不是“仅仅记住一些花巧的词汇,懂得几种拼凑的方法”就能实现的,“好文章”只能源自坚实深厚的社会“生活”,而“写作的泉源,是还得从生活的高峰上出发的”,因为“文章虽然是表现人类的思想、感情、想象的东西,但这思想、感情、想象,却正是人类的意识对于现实的感应”。一言以蔽之,“充实自己的生活经验,也就是充实自己的写作材料”,这便是一切写作实践必须始终严格遵循的根本规律。

古今时代虽然不同,但“好文章”的

写法却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。唐弢以《论语》《史记》为例,更为明确地指出:“生活和文章本来是揉在一起的,并不分离的。”“生活永远是变动的”,写作者只有坚持面向“生活”,不断“从生活提炼”,才能深度把握与切中“生活”之要害,让自己所写的文章“保持特定的式样和色彩”,“探得问题的核心,具体地表现出生活的真理来,不至于像照相机一样,只照下一些平面的肤浅的现象了”。

什么是“好文章”?如何才能写出“好文章”来?

基于以上认识,唐弢最终的回答是:“能够融化,能够概括,能够从生活里汲取进步的观点,指示出未来的动向的,这就是好文章”。

“一个伟大的文学家,一定是富于生活经验的”,正如俄国作家高尔基、美国诗人卡尔·桑德堡,前者一生曾做过皮鞋店的学徒、轮船上厨子的下手、建

如何写“文章”?如何才能写出“好文章”?可能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。现代著名作家唐弢在二十七岁时所写《文章修养》一书,对这一问题做出过令人深思的解答。时隔八十余年,这部曾经“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”的“平易,简洁而生动”的著作,当我们重新开卷阅读后,依然能够从中受益良多。

为什么人想要写“文章”,尤其是“好文章”?因为“人类大抵都有表现的欲望”,想将“现实生活里最动人最显明的片段”“用文字的技巧来实践”和记录下来,让其中“社会教训的意义”得以显现,最终“促进生活”。由此,唐弢认为“文章”与“生活”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,或者,可以说“文章”实际上是植根于人类“生活”的产物。任何文章,特别是“好文章”,要想写出来,都“往往决定于作者意识和态度”,而“锻炼作者的意识和态度的熔炉”,绝非其他,只能是“生活”!唯有摆正了“文章”与“生活”的位置,真正透彻明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,懂得“文章也是人世的产物”,才不至于或把文章“捧上天空里去招摇”,或把它“放到脚下来践踏了”。

在唐弢看来,写“文章”虽然要讲究